

## “金枝”与现代神话

### ——从特纳的画到《现代启示录》

【英】乔纳森·琼斯 著

唐 卉\*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文所, 北京, 100732)

中图分类号: I4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101(2007)03-0049-6

在一座破败的庙宇的阴影中,悬挂着一件制服,上面印有 KURTZ 的名字。水从某处滴落下来,有一个声音在朗诵着 T·S·艾略特的诗句。在青铜色的暗光之下有一些书籍。你在这丛林之中的“图书馆”里居然看到一册《金枝》。当然,它理应包括这本书,因为这是一本在河流尽头阅读的书。

由苏格兰籍人类学家 J·G·弗雷泽撰写的《金枝》在 1890 年首次出版。它曾一度在现代文学史和电影史上掀起一阵强烈风潮,其影响超过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这是一本以大量的资料来论说和比较宗教信仰、追溯基督教在民俗神话的根源、用科学解释巫术、通俗易懂而畅销的书。要知道,据弗朗西斯·福德·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经典影片《现代启示录》描述,主人公 KURTZ 就是一名《金枝》的读

者。他在影片中被表现为一位祭司王 (Priest king)。而马丁·希恩 (Martin Sheen) 的刺客必须通过杀戮仪式来杀掉 KURTZ 以便使自己成为森林的新王者。

对于《现代启示录》而言,其主要文学来源出自艾略特。在影片中马龙·白兰度扮演的男主人公丹尼斯·霍珀 (Dennis Hopper) 背诵了艾略特于 1925 年创作的《空心人》一诗:

我们是空心人,  
我们是自大徒,  
一起学习,  
头脑自大得毫无价值。唉!

早在此前 3 年,艾略特在《荒原》中承认了他所欠弗雷泽的“债务”。他写道:“人类学的工作……它对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影响深远;我指的是《金枝》。”艾略特的一代人——现代派们——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受害者,他们或是战争的幸存者,或者幸运一些只是遥远的目击者,不然就是像一堆祭祀牺牲品一般惨遭杀戮的欧洲年轻人。

《金枝》中那种令人震惊的象征意象给予了这一代年轻人帮助,如同一面镜子,让他们可以反观这场战争。

弗雷泽在《金枝》中主要探讨的是,古代近东的植物之神塔穆兹 (Tammuz),也即被希腊人尊奉为美少年阿多尼斯 (Adonis) 的,原是一位掌管谷物的神,人们通过仪式哀悼他每年降临阴间的死亡,正如被收割的谷物之“死”,然后每年一次再生。他的血液浸染了大地。《金枝》还描绘出一场严酷的欧洲战争之后出现的古怪而可怕景象:

“兰登战役,也就是欧洲 17 世纪流血最多的战役之后的那个夏天,大地浸着 20 000 名惨遭杀戮者的鲜血,地上长出了成百上千的罂粟花,途经这一片血红地毯的旅客,很可能感到大地母亲确是捐弃了她的死者。”

弗雷泽让人们看到在“周日纪念”的罂粟花中，流淌出一种自然的象征的汁液。他的书中充斥着关于历史的深度悲观主义思想。他自己评论说：“倘若人类始终是理智和聪慧的话，那么历史就不会成为漫长的愚蠢和罪行的编年史。”这句话很关键。弗雷泽认为人类的思想是有能力主导其行为和命运的。一种观念可以依靠人为的巫术和宗教逻辑导致毁灭性的残酷行径。

弗雷泽的人类学研究，原来是从观看一幅单一的艺术作品开始的。他在《金枝》的第一章第一句开始发问：“谁不知道特纳的那幅题为《金枝》的画呢？画中是内米林中小湖那梦幻似的奇景。那方小湖古代人曾称之为‘狄安娜’的明镜。……画面上闪耀着画家的丰富想象力的金色光辉，其中浸透了特纳的非凡心灵。”

事实上，虽然特纳此幅创作于1834年的《金枝》为泰特·布莱登（Tate Britain）所拥有，但是不管怎样描绘了位处意大利南部的坎帕尼亚（Campania）的阿佛纳斯（Avernus）湖，相伴着库米安·西佰（Cumae an Sibyl）。特纳也描绘了内米湖，在古代，那里供奉着女神狄安娜·纳莫仁西斯（Nemorensis，即森林女神狄安娜）的圣殿。尽管还愿的香火如今已离开了此地，但是今天仍然可以在大英博物馆里看到其遗迹。弗雷泽解释说，神殿就在圣林的近旁。在这片圣林中发生的事件让他充满了兴趣。

为什么弗雷泽要援用特纳呢？回答出这一问题也就等于发现了弗雷泽此书真实性质，《金枝》中的“金枝”。

弗雷泽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撰写此书，而特纳死于1851年。在此书成功的编写过程中（1890年以两卷本出版，1915年前扩充至12卷本，1922年经由作者亲自节略浓缩为仅714页的一卷版），特纳作为一名艺术家的真正身份已经被改变了。特纳在世的时候曾经引起争议，人们一贯轻视他的“芥末”黄色和“刺眼的”光线。他以表现神话和历史的画家身份而著称；可是我们今天几乎不再这样看待特纳了。1905年，伦敦的泰特美术馆展出了特纳遗留下的一些经典作品。这些作品

在之前还一直被认为是未完成的遗作；按照莫奈 (Monet) 的观点，特纳的作品在一时间突然显示出好似画家本人早已神秘地发明了印象主义。虽然不可能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代的英格兰文化中公诸于众，“特纳的绘画属于我们几乎已经失去的古典文化的遗物。”

弗雷泽是曾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看待特纳的作品更加偏重于内容方面，而不像现代人那样偏好形式的方面。对弗雷泽而言，特纳是一位将故事嵌入风景之中的画家，当属具有宏伟气魄的神话学家。如果你去参观不列颠的泰特美术馆的克劳尔 (Clore) 画廊的话，可以发现弗雷泽的特纳在给自己绘画起名字时的匠心独运。那些画名，比如：《阿波罗与蟒蛇》，或者《不和女神评判金苹果——在海丝派瑞黛丝 (Hesperides) 的花园中》等，皆为离我们远去的古典希腊文化的神话遗留物。

诸神和妖怪栖居在特纳的艺术世界里。为了他的第一批观众，他的伟大成就就是通过现代的令人振奋的方式将古老神话加以新的视觉再现。保存于国家画廊的一幅作品，号称特纳所有的神话式绘画中的最伟大作品《尤利西斯嘲弄玻利菲摩斯 (PolyPhemus)——荷马的奥德赛 (1829)》从高大、朦胧的山峰处起航的轮船代表了天才、理智的人类热望；山峰里含糊不清的无形巨人玻利菲摩斯正在茫然地发出怒吼。虽然画中的大海被着染上了不健康的火红色彩——这一凶险的地方就是处于火山山脉埃特纳 (Etna) 火山下方的西西里海岸。大海本身也可能升腾起火焰，预示着境况的改变，死亡或者回归。

特纳是一位宿命论的浪漫派画家——他曾经写过一首史诗，名为《希望的谬误》——他对希腊神话的看法是忧郁的。在他的一幅描绘伊阿宋 (Jason) 的画中，弱小的英雄面对着一巨龙。这条巨龙由于过于巨大而无法在画中描绘出来，所以画家让它潜伏在被劈开的带有毁灭性意义的山岳之中。在《阿波罗与蟒蛇》一画中，蟒蛇那被劈开的令人惊骇的身躯甚至比映射着合理与秩序的日神形象更加让人记忆深刻。

弗雷泽在书的最开头援引特纳的时候，可能只是要简单地表明他

写的这本书属于何种类型。因为特纳早已拥有了非常广博的阅读经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所有非虚构的大部头书中,最大的也是最狂放的一部,当属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的《现代画家》。该书将特纳作为通过艺术史、美学,甚至是地质学而展开的一种快乐旅行的出发点,而《金枝》中的那特纳的绘画则是要给民俗学知识的传播开辟门径。其实,受到特纳强健有力的艺术鼓舞的,并非仅此一本罗斯金的大作。特纳所具有的那种崇高的想象极富感染力,强烈地吸引住了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因为特纳的一幅绘有捕鲸轮船的画激发了神秘的意象,在梅尔维尔创作的著名小说《白鲸》(Moby-Dick)里,此画就被悬挂在一座名为“喷水鲸(Spouter)”的旅馆的墙上。

如同罗斯金和梅尔维尔,弗雷泽也从特纳的身上发现了自己的所需。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末期,艺术的先锋派是“象征主义”,其运动波及到整个欧洲。象征主义希望从表面之下看到深层的象征蕴涵,直到深入内心的自我。古典的神话以新的方式被象征主义艺术家们创造出来。在法国,画家古斯塔夫·莫里亚尔(Gustave Moreau)将希腊神话中的世界想象成为一片炽热的、燃烧欲望的超自然领域。倘若这种令人震惊的现代感可以在莫罗(Moreau)身上看到的话,那么在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帕拉斯·雅典娜(Pallas Athene)》(1898)这一作品中就愈发明显了,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生活的维也纳执行阉割的女神也被画家再现了出来。

英国的艺术家们不仅仅是此次运动的参与者,他们甚至是引导该潮流的先驱者。早在1874年,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创作了《简·莫里斯(Jane Morris)》一画,再度运用了神话的题材,如冥后珀珥塞弗涅(Proserpine),这个女神还被众神判定要在阴间度过一年中的部分时间。弗雷泽认为她是有关周年死亡的自然神的另一个证明。正如罗塞蒂尽情欣赏古老神话的余晖,弗雷泽亦然。

弗雷泽之所以以艺术作为开端,是因为他本人就是艺术家。《金枝》本来也可以装扮成一部一本正经的科学论著,但实际上它被写成

了一首博大精深的散文诗。它所提供的意象将构造出 20 世纪的文化大轮廓。弗雷泽创造的各种意象——如树、火、人体模型和被杀戮的神——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他的字里行间。他以特纳的画作来开篇的目的是，描绘出一幅属于他自己的风景：有意地将他记忆中的特纳绘画《金枝》中那闪耀着金色光芒的意大利风景作对比，他描绘出一幅黑暗的树林风景：

“在古代，这片风景秀丽的林区却是一个反复重演过奇特悲剧的场所。……（内米湖的）圣林中有一棵大树，无论白天黑夜，每时每刻，都可以看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影，在它周围独自徘徊。他手持一柄出鞘的宝剑，不停地巡视着四周，像是在时刻提防着敌人的袭击。他是个祭司，也是一个谋杀者……”

弗雷泽是一位令人瞠目结舌的人物，他将我们自己的文化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末期的英格兰结合起来。誊写他的文字，我可以听到通往《现代启示录》这扇门轻轻打开的声音。他从特纳那里所学到的重要一课就是一种关于“软”科学的基础，因为物理学家、生物学家都拒绝承认发明于 19 世纪末的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分析学这些人类学科。这一课也就是给予了弗雷泽著作永恒价值的要素——此类人文学科本来就是“软”的。弗雷泽没有把自己装扮成一位提供数据资料的科学家；他在开篇第一句话就已清楚地表明：他是一个生活在文化之内、而不是之外的人类个体。这就是为什么，在引领我们走进文化发源的森林之前，他提醒我们——人性的道路以何种方式通往神圣的特纳。